



孤城残夜

王 汪 著

孤城残夜

王 汪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沈阳

孤城残夜

王 汪 著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 $\frac{1}{4}$ 插页: 2

字数: 230,000 印数: 1—260,000

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8·644 定价: 0.88元



本名王宗昌。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七日生于吉林省磐石县。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。

他的创作活动始于一九五五年初。第一篇小说《我的爷爷》，曾于一九五六年获东北区文学征文三等奖。同年十月，辽宁人民出版社以此篇为书名，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。

一九五六年六月至一九八〇年三月，先后任《吉林文艺》小说编辑、《长春》月刊小说组长。一九八〇年六月被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理事、驻会专业作家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前的主要作品，有《家风》、《过家之道》、《沟口轶事》、《杜三先生》等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相继发表了《我们机关里的一老一少》，在《冬暖》、《跟着车轮转》等九个短篇。

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《她从大海那边来》，在《新苑》丛刊发表后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《春风文学丛书》，于一九八一年三月出版了单行本。同年七月，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篇小说《古庙里的号声》。《新苑》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，发表了中篇小说《寡妇门前》。

《孤城残夜》，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第一章

1

县公署大楼后面，有一座假山。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——确切地说是五年前的早春——当时在任的两位县长，从征集的劳工中抽调一部分人，由一名日本技师当工头，突击施工，用半个月时间修建起来的。奇形怪状的石头，是从抗联当年的驻地鹰嘴砬子山上采来的。整个假山的造型，活象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：虎背上，站着个手持盾牌、握着短剑的大汉。据说，这是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武士的标准形体。日本技师的设计，固然是匠心独运，而“满系人”的石匠，却显示了巧夺天工的艺才。假山筑成后，劳工们又接受派遣，从山里移来杨、柳、松、柞四种树木，植在了“老虎”的四周。接着，一棵从日本上野移来的樱花树运到了，栽在了这四种树木的中央。

一天，上自县长、科长、署官，下至吏员、雇员、佣员，围在这里举行了仪式，面向新京、东京两个皇宫，鞠躬“遥拜”，于是，以神威为圣灵，以樱花为中心的象征“日满协和”的假山就宣告落成了。

在这座小小的县城，县公署大院里的这座假山，实际上就成了日伪官吏们心目中的“公园”。起初，每当傍晚或节假日，他们常常携带太太、儿女，到这里故作风雅地玩上一

阵；日久天长，这种新鲜感与兴致，就渐渐淡漠了，假山上的游客也就日益稀少了；等到三个月前，希特勒服毒自尽、德国投降的消息一传到大院，南洋与关内战事吃紧的阴云压在人们的头顶，假山公园就几乎断绝了人迹。

如今，仍然时常到这里徘徊漫步的，是两年前接任的年轻县长张雪樵。

张县长与太太黄美秋本无爱情可言。他们是在一种特殊的境遇下勉强成婚的。他讨厌这个婆婆妈妈、碎嘴叨舌、无事生非、惯于吵闹的蠢女人。但他，却又不敢冒犯她，得罪她，因为，他之所以获得今日的职位，他日后的升官晋爵，都依赖于她的长兄黄辉的一手提携。他张雪樵是个识时务的人，为了寻找夫妻间的平衡，不使双方的矛盾趋于激化，他不能不克己忍让，委曲求全。他虽为一县之长，踞于二十万百姓之上，可是，他的家庭却没有乐趣，他的太太却是个使人望而生厌的蠢货。他不愿听见她的声音，甚至不愿看见她那臃肿肥胖的身影。每天下班时，大楼里的官员已纷纷散去，他却不想立刻回家，总要到假山这儿往返踱步，松弛一下神经，并且在思索心事中消磨着时光。不，支配他经常来这里往返踱步的，还有另一重要因素，那就是，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可以时不时地仰望二楼中部那个窗口，瞧见正在潜心读书的女打字员杨颖。

这个杨颖，是个模样俊俏的大姑娘。按当时风习，她早该订婚、结婚，甚至应该是个生儿育女的小妇人了。但是，她个人的不幸遭遇使她产生了奇特的心理，对于婚事表现得十分淡漠。三年前，她从吉林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，先在省

城吉林的三菱保险株式会社当过一年职员。其间，结交了一个相貌出众的青年职员，但是，等到婚期到来的时候，负心的他，却与一位大官的小姐交换了定情的戒指。这件事，在初恋少女的心灵上留下了不易愈合的伤痕。从此，她对人生，对爱情，产生了一种虚无的看法，认为在实际生活中，忠贞不渝的爱情是不存在的，于是就沉溺于张恨水的小说，想在那些虚构的故事中寻找忠于爱情的男性，借以慰藉她那伤痛的心。她一本接一本地读下去，久而久之，对文学，对作家，对懂些文学、了解作家的人，也产生了敬慕之情。这样一个思想单纯、婚龄已过的女儿，不能不使做父母的为之忧虑。那个开办济仁医院、以行医为业的父亲，和那个当助产士的母亲，为女儿天天发愁，劝她、训她，甚至责骂她。但是，这对于性格乖僻的杨颖都无济于事。他们四方托人，为小颖找到一个似乎应该称心的小伙子，却被这孤傲的女儿一口回绝了。这一来，杨颖与父母的感情就产生了一道无形的裂痕。为了躲避家庭里的使人窒息的空气，她每天下班后，即便回家吃上一顿饭，也要匆匆忙忙地回到她那二楼打字室，借着窗前落日的余晖，连续读她最喜爱的张恨水的小说。

二楼，又有人在放留声机：

“奴是二八，满洲姑娘，三月春日雪正融。迎春的花儿将开时，奴去出嫁呀，亲爱的郎君等着吧！……”

歌声搅得她不能静心看书了。

她合上《春江落雨》，望着后窗外出神。

这时，踱步在假山树林里的张雪樵，也停下了步子，仰起头，烦躁地寻找那个放唱片的房间。然后，又皱起眉头，

转过脸去，一圈一圈地踱步。

修长的身影，潇洒的步态，高高的鼻梁，在黄昏中的树林里时隐时现。

此刻，杨颖正要把她的目光收回来，张雪樵却停下步子，仰脸望着楼窗，朝她招手了。

“有事吗？——县长！”她故意大声称呼他的官衔。

张雪樵拍打着他协和服的下兜，支支吾吾地回答说：

“这儿，有件紧急公文需要打印一下，你下来，我跟你详细说说……这上面有几处……”

杨颖答应一声，把小说揣进蛋青色旗袍的侧兜，轻捷地步下楼梯，从大楼的后门穿堂而过，放慢脚步，姗姗地向假山走来了。

他们在假山根下的防空壕入口前的树林里，默默相对地站了一会儿。

“文稿呢？”她说，“给我吧。”

“噢，来得及的。”他蹙着眉头，“你看，我又见瘦了吧？”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

他移开视线，面对夕阳打了个唉声。

“又跟太太生气啦？”她有意无意地问道。

他苦笑一下，摇摇头。

“我曾经劝过你，应该忍让。”她照着小说上的现成话，一口气儿地说下去，“命运是一只风筝，飘忽在大风中的风筝，而你，则应该把它的绳索操在自己手里。这绳索，对你来说，就是忍让。”

“我能忍让，我已经忍让十几年罗。”他又现出一丝苦笑，“在家庭里，忍让，倒往往可以求得安宁，可是，我眼下的命运，只靠忍让怕是不能……”

“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我说的是时局！”他脸上挂着惶惶不安的表情，“苏联的飞机轰炸了吉林，你难道没听说？北边镇护的防线^①也已经被突破，这，你也许不知道。”

二楼里，留声机又放出一首歌——《拷红》：

“夜深沉，停了针绣，和小姐闲谈心，……”

他仰脸望着楼窗，烦躁地说：

“这是谁呀？有这么多闲情逸致！眼下是歌舞升平的时候吗？”他放低了嗓音，“关里，八路也打得很猛呢！……日本本土，自从广岛、长崎叫原子弹一炸，也……再说，联合国已经发出逼日投降的通牒……看来，这场大东亚圣战就要结束罗。”他望一眼西天边的落日余晖，“说不定，这就是满洲这块王道乐土的最后—个黄昏呢！唉，我这个县长，怕是当到头啦！”

“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！过去，我多次劝过你，去官从教，到一个山青水秀的地方当名小学校长，或者干脆当名教师。……依我看，丢了县长的职位，是值得庆幸的事！”

“你呀，小颖，还是年轻，不懂人生啊！”他张开五指梳理一下背头，慨叹地说：“我坐在县长的转椅上，在家庭里，处境尚且如此，一旦变成平民百姓，她将怎样对待我，

^①指黑龙江边境防线。

是不难想象的。这些日子，战事吃紧，风传战败已成定局，你猜她怎么样？哼，整天价哭啊，闹啊，找个邪火就拿我煞气。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又没长一双扭转乾坤的圣手。这人的眼睛也过于近视啦，难道天时一变，我也就一败涂地罗？”

杨颖讥讽地笑着，把来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
“你想说什么？说吧！”他定睛地望着她。

“张县长，你不会抓我的思想犯吧？”见对方尴尬地咧咧嘴，她就压低嗓门说下去了，“你该告诉你的太太，我们是哪国人，他的丈夫这些年在替什么人当官，跟着什么人作孽。你应该向她说明，将来能用自己的才学为自己的国家效力，那才是令人钦佩的。”

张雪樵情不自禁地收敛了笑容：

“哼，我知道，你是很清高的。可是，我想问问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是哪国人的？知道自己的祖先是怎样一代代承继下来的？”

杨颖红了脸：

“这不能怪我！我进入‘女高’，才学了点历史知识。那历史书，又是从辽金开始的，哪里能知道汤尧禹舜、春秋战国……可是近来，人们私下里谈论起这些，我听了，才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个很长的糊涂梦。刚才，你说我清高，哼，我有什么清高可言，每天还不是在这座大楼里打字。好啦，文稿呢？给我吧！”

“哼，现在还有什么公文可发！”张雪樵关切地说：“随时都可能空袭，发生事变，早点回家去吧！”

远处，传来了脚步声、咳嗽声。车夫老田头站在楼角那

儿喊道：“县长，马车早就套好啦。天不早啦，请你……”

张雪樵应了一声，跟杨颖告辞，向楼前走去。

2

张雪樵回到公馆，操起筷子，只咽下半碗饭，就吩咐李妈把饭菜端下去了。

现在，正是燥热的八月中旬，到了晚上，挂上防空窗帘，屋子里就显得更加发闷。张县长的太太黄美秋，胖身子挤在沙发里，在电风扇旁擎风纳凉。她只穿一件没领没袖的小短衫，一个不能再短的裤叉，可仍然不住地叫喊天热。这个蠢女人，原先就比一般人胖得多，近几年，叫山珍海味一催，更变得膘肥肉满，坐在这儿，活象庙堂里的一尊泥胎了。

她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议论着时局，说些尽人皆知的事情。满腹心事的张雪樵只好皱着眉头，耐着性子听她这些废话，为了迎合，时不时地“哼哈”地答应着。到后来，他实在烦得无可奈何，就顺手扭开了收音机。

往常，这个时间的节目，是播送流行歌曲，今天却临时变更为重要新闻节目了。

也是事在所料，这台“八纮一字”牌的收音机，终于播出了令人心悸的消息：日本天皇颁布了无条件投降的“圣诏”。

大惊失色的黄美秋，从沙发上弹起沉重的身子，然后就捂着脑门儿一头栽在床上。

张雪樵坐在原处没动。在此以前，他虽然看到了天空的乌云，预感到这场雷雨的到来，可是，此刻这消息通过电波传进他的耳鼓，他照样是受了一场震惊，只是他与黄美秋不同，表现得比较含蓄罢了。

他抓起电话耳机子，连续接通了几个幕僚中的心腹和县公署的战时值班室。

不多时，车夫老田头把马车赶到了门口，踩响了铜铃。

心慌无主的张雪樵，当即走出公馆，跳上了四轮带篷的专用马车，向副县长三浦太郎的官邸奔去。

东洋大马，枣红色的滚圆的脊梁在月下的大街上向前跃动。牲口不懂得主人的心绪，依旧是昂首阔步，用它四个小钵似的大蹄子扣打着街道。坐在簸箕形座位上的张雪樵，强令自己平定心神，背靠红牛皮靠背，象他的大洋马那样昂起头来，而两只眼睛却又忍不住扫视大街的两旁。关门闭店的商号窗前，柜伙们三五成群地在议论什么，见大马车“得得哒哒”地奔驰而过，就投来一种不同寻常的目光。昏暗中，张雪樵虽然看不清他们是张三李四，但他却分明感到那一缕缕目光里蕴藏着欣喜和讥笑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在这仲夏的夜晚，他竟然感到一阵微寒，不由得拉了拉毛料协和服的下摆，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心情合上了眼睛。

小城依然处于防空的“灯火管制”状态，吊在电线杆上的带伞路灯，只不过是街面上的一种装饰而已，但是，今夜的大月亮却变成了一盏天灯，用它明亮的光线，照亮了这古城的大街小巷，也照亮了马车的全体，照得张雪樵的一双眼睛难以合缝闭严。“干嘛要这样呢？”在自我嘲讽中，他

鼓励自己睁开眼睛，大模大样地挺直了腰身。嘿，他这才觉得象他往昔的本相，一县之长的派头了！他张雪樵自信相貌端庄，属于男子中眉清目秀的一类。尤其使他自我欣赏的，是这个笔挺的鼻梁；它长在这前额平宽、颧骨略高的脸庞上，就格外增添了几分英俊。他身材修长，举止斯文而又不减官气。在同僚当中，他要摆出一副读书人的作派；在庶民老百姓面前，他要端起一副县太爷的架势；在女性的视野里，他要使她们公认自己是个合格的美男子。每逢站在穿衣镜前，他总是自得其乐地微微一笑，同时又暗自感谢他的父母——天一大百货店张掌柜夫妇：是他们把自己相貌上的一切长处，汇集在这个独生儿子身上，并且给了他超群出众的天资！这就是说，他张雪樵确信自己是个才貌得兼的人物——从小如此，当上县长以后，他对自己的这种评价就更深信不疑了。他想，如若不然，十八年前，全县知识女性中的佼佼者梁领弟，怎能对我海誓山盟，许定了终身！如若不然，有日本人做靠山的黄辉之妹黄美秋，怎能对我纠缠不放，狗皮膏药一般地糊在身上！如若不然，模样漂亮，被人称为“小文豪”的庶务股女打字员杨颖，怎能对我寄以爱慕之情！

当然，如果他张雪樵仅仅是仪表不凡，那么，至多，他可以进入“满映”当个明星，扮演小生角色，在银幕上抛头露面。不，他张雪樵不仅读过师范，练得一手好得出奇的书法，而且是脑筋灵活，随机应变，很善于与日本人亲密配合的一员干才。如果他不具备政治舞台上的这套本领，人们怎么设想日伪当局选用人才的眼力呢！

现在，“得得哒哒”的马蹄声，好象在为他壮胆助威。

坐在专用马车上的他，耸耸肩膀，又恢复了一县之长的那种往日的尊严。他在告诫自己：不要因为这场事变的到来，变得一蹶不振！“天塌大家死，过河有埚子。”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老天总不会铺一条绝人之路！

马车拐过大十字街口，他发现月光下站着一个身穿警服、腰挎洋刀的胖子：大盖帽子、肩章、两撇上翘的小胡子……这副模样，与他身后砖墙上画的那个“仁丹”幌子多么相象！简直可以说，它是他的投影。

“阎署长吗？”张雪樵语调平稳地冲着人影说，“上来吧！”他无须说出自己的去向，对方也完全可以猜到。

车夫勒住了大洋马。车轮带着惯性又向前转了半圈，逼得大洋马又迈出两步，马车才停住。

“县长！……”

阎署长迈上踏板，一言难尽地冒出这两个字来，在张雪樵为他让出的半个座位上挤进他胖胖的身躯。

阎胖子两手拄着警刀的铜柄，红色的刀带衬里在月光下反射着紫黑的光。

马车在三浦太郎的小院门前停下了。

整栋小洋房没有透出一丝灯光。

“嗨，还挂着防空帘哪！”阎胖子先跳下马车，“递了白旗，还怕空袭？大夏天，捂的严严实实的，也不嫌憋得慌。”

他推开那扇又宽又厚的日式板门，先把张县长让进了小院。

走过那段不长的石板甬路，阎胖子又为他拉开了房门。

小走廊里黑洞洞的。

“县长，我来给你带路。”阎胖子先走了进去。

“好，你头里走。”张雪樵刚迈进门坎，就被阎署长面板似的后背挡住了去路。

“走哇！”张雪樵拍了拍那肥厚的脊梁。

“你等着，我把灯打亮。嗯，好啦，开关在这儿呢。”

阎胖子接连扳动几个电灯开关。在“叭叭”的响声中，厨房、澡塘、东西北三面的卧室、会客厅的电灯全都亮了。最后是走廊的壁灯和厕所的绿灯。

“报告三浦县长！”阎胖子手扶警刀，立正站在一扇乌花玻璃的屏门前，礼貌地压低声音，“我，阎友三，跟张县长瞧看您来啦！”

整栋小洋房里静得出奇。

阎胖子又冲着另一面屏门说了一遍，仍然没有人搭话。

他俩对看了一眼。张雪樵似乎有点觉景儿，便朝走廊深处走去，同时敲响了北面那间卧室的屏门。由于某种预感的驱使，显然手重了一些。

没有回音。

站在原地的阎胖子把警刀拔出了半截，“哗”地一声拉开了那扇屏门，刚迈进一只脚，就哎呀一声退了出来。

张雪樵返身急步跑来，一下子惊呆了。

三浦太郎四仰八叉地躺在血泊里，肚子上插着一把武士专用的短剑。凉席包面的“榻榻密”^①，漆木炕桌上的杯盘，

^①即草垫子。

雕花壁橱的拉门上，全都溅上了黑红的血点子。一只千福牌清酒的空瓶子，也跟它的主人一样，静静地躺在血泊里。……

张雪樵站在门口，看了两眼，一声没出，好象担心惊动了三浦的好梦，轻轻拉上了屏门。

阎胖子穿着勾子皮鞋的一双大脚，踩得地板“通通”响，把一扇扇屏门哗哗地拉开了。

“全完啦！”他朝这边挥了一下手，“老婆、孩子全叫他打死啦！脑袋、心口，都是枪眼！”

两手垂放的张雪樵，木然地点点头，忍不住地长出一口气，转过身来：

“把灯关掉，我们走吧！”

他们来到门外。

阎胖子就着台阶蹭了蹭沾在鞋底上的污血。

“想不到，这人，心路这么窄！”

坐上马车之后，阎胖子低声叨咕这么一句。

“不是什么心路窄，”张雪樵纠正他说，“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！”

对于坐在他身旁的这个粗人，多作解释，他觉得是毫无用处的。无知！怎能不是一种“精神”呢？打开日本国史看看，远的不提，就说德川幕府以来吧，切腹自杀，为国捐躯的武士贤臣可以开列一个很长的名单！

“这种精神，咱们可学不了！”阎胖子摇头晃脑地说。显然，刚才那一幕情景，对他的神经并没有多大刺激。

“学不了？是的，我们学不了。”插在三浦肚子上的短

剑，在张雪樵的脑海一闪而过，“这就是我们永远不能强盛的原因所在！”

来到路口，阎胖子突然起身，要告辞下车。

“回家吗？”张雪樵问他。

“不，到署里去一趟。”阎胖子竖起两道粗眉，“我要把全署的警友召集起来训话，派几班勤务，把一些要紧的地方把守起来！”

“友三老兄！”张雪樵抓着那只胖手，满怀感激地摇了又摇，“你比我想的周到！天时一变，我们的身家性命难免要……好啦，你辛苦罗！”

不等马车停稳，这个绿林出身的胖子，就象只豹子似地跳了下去。

一些人家的，在狂喜之下，自动解除了“灯火管制”，一面面玻璃窗被电灯照得通亮，映出了活跃的人影，传出了舒心的笑声和开怀的议论。张雪樵心里骂道：“放肆！”他懂得，日本投降、“满洲国”倒台，在老百姓的心窝里掀起了兴奋的波澜，而他自己的心头，却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凄凉！

三浦太郎那四仰八叉的尸体，插在肚子上的铜柄短剑，榻榻密上黑红的血迹，固执地、反复地在他脑海里浮现着。

他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三浦生前与他结下的交情。

3

三浦太郎是个小个子日本人，上嘴唇蓄有一撮半寸宽的小黑胡子，从鼻翼窝分向两侧的皱纹，很象一对括号。他的